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三十五

宋 李劉 撰

簿

主簿漢晉有之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隋始置之唐主簿上轄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以流外為

之高宗始以為品官吏部選授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宋開寶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元馬端臨曰丞簿尉雖均稱縣佐然漢書百官表所載只丞尉而已丞尉各有印綬簿獨無蓋古者官府皆有主簿自三公御史府九寺五監下逮州縣皆有之所職者簿書蓋曹操之流耳漢人所謂高士不為者御史府之主簿也元豐令寺監主簿不得與卿監連署文書然則主簿雖在雄要之司猶為卑賤而況縣乎後世以簿先尉非古義也

通寧鄉蔡主簿

汝說交代。○寧鄉已見。

望俊躔於淮海知敬儒先

方言躔厯也。日運為躔。月運為朏。徐曰：星之躔次，星所履。

行也。吳都賦：英雄之所躔。尚書：淮海惟揚州。杜詩：淮海維揚一俊人。柳文：今天下外多賢方伯，連帥朝廷立槐棘之下，多用儒先。注：猶云先生也。按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蓋本於此。

問遭

道於洞庭偶從誤後

洞庭太湖也。在長沙巴陵間。屈原九歌：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

庭遭張連切。難行不進貌。易屯：如遭如。

貂不足而狗續

趙王倫傳：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

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鴻高舉而燕來

張良傳：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外戚傳：燕飛來喙。王孫陳勝傳：燕雀安知鴻。

鵠之志哉禮記孟春之月
鴻鴈來仲春之月玄鳥至

及未治任可無執訊

詩執訊連連

恭惟某官負材鴻碩

鴻通作洪河渠書禹抑洪水揚雄傳鴻生鉅儒鴻大也說文碩頭大

也詩碩大且儼爾雅碩大也

蓄學駿龐

詩為下國駿龐爾雅龐駿大也

中郎典刑晚

亦宜於東觀

蔡邕傳建寧三年召拜郎中校書東觀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孔融傳與蔡邕素善

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客卿富貴久益

見於西秦

史記蔡澤傳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

四十三歲澤曰富貴四十年足矣乃西入秦昭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

吾道非耶

家語吾道

非乎奚為至于此

公等安在

主父偃傳上召見三人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跨揚州

之鶴安得自高

小說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貨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

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東坡詩若對此君仍大噉世間那有揚州鶴餘詳見前

麾湘

水之蛟能令公喜

離騷經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津梁兮詔西皇使陟

余餘見前方今漢庭之老用矣

陳後山詩漢庭用少公敢問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

吳會之意何如

杜陵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某志大心勞才疎意拙

孔融傳意廣才疎迄無成功南史蕭惠開傳才疎意廣竟無成

功杜詩老大意轉拙

一科不補欲釣鰲而未能

韓文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

遺餘杜陵寄弟臨邑主簿詩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五技易窮覺屠龍之無用

荀子梧鼠五技而窮莊子宋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
彈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俱詳見前所

賴鸞凰之先戒棲枳何如

離騷經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

騰兮又繼之以日夜仇覽傳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如鸞凰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無

謂牛羊之下来求芻而止

詩曰之夕矣牛羊下来昌黎復志賦固余異於牛馬兮寧

止飲水而求芻

尚託子孫之契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

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杜詩起予有斑白因是託子孫王元之詩古人重交代子孫不相忘

欲窮師友之源

董仲舒傳贊老其師友淵源所漸

向來一辦曾南豐苦

難並世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數稱臧文仲柳下惠然皆後之不並世韓詩吾與東野生並世山谷

詩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又師儒並世難日月過箭疾餘見前

安知四海習鑿齒不

勝讀書

習鑿齒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

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為桓溫西曹主簿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

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代回上高劉主簿

昌詩。上高本漢豫章郡建城縣地晉為望蔡縣隋省入建城

唐以故望蔡縣地置上高鎮南唐易鎮為場尋陞為上高縣宋因之

衆賢雜還共薦士之章

還達合切說文迨也劉向傳雜還衆賢周不肅和師古曰

雜還聚積之貌還音大合反杜詩賓從雜還實要津東坡詩醉翁門下士雜還難為賢

老子婆娑

竊與挂名之寵

陶侃傳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文選使名挂史筆韓文挂名經端

無可

謝者安用文之

左傳身將隱焉用文之詳見前

恭惟某官節抱秋竿

樂天

贈元稹詩豈無山上苗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無波瀾之子異於是久處誓不謖無波古井水有節秋

竹詞摘春藻

曹植文章序質素也如秋蓬摘藻也如春葩

諸公評論謂當策

足於要津

文選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何物簿書欲使擡頭於矮屋

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國朝傳記有令史騎驢過臺衝裏行御史將杖之令史請數驢罪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天寶遺事張彖登科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居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

人爭送上

見前

我亦譟旁

六一居士集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銚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

引重鼎兮不程

禮記引重

鼎不程其力詳見前

問大鈞而未答

劉禹錫問大鈞賦云楚臣天問不酬詳見前

某挽

士不寸

山谷詩挽士不能寸推去輒數尺

宜休者三

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字表聖河中

虞鄉人隱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名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遺我雙鯉

魚似虛取勤渠之辱

見前

漸階羣振鷺願無忘醇正之歸

韓詩漸階羣振鷺入學誨螟蛉

回江夏范主簿

之損。江夏本漢沙羨縣地屬江夏郡孫吳屬武昌郡後省晉太康

中置沙羨縣太元初改為汝南縣復屬江夏郡隋初廢郡改縣曰江夏唐宋因之宋屬郢州

屈就棘棲榮趨瓜戍

見前

漢之廣江之永古稱夏口之雄

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夏口一名魯口本指夏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荊州之中正

對河口浦大容舫於事為便而章懷太子注東漢亦謂
夏口戌在今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為夏口本在江北
自吳大帝取對岸夏口之名簿如絲訟如縻今敢秋毫
以名之而江北之夏口始晦

之隱方圖贊喜

周禮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禱以補諸侯之裁注贊助也張于湖集嘗

附啟鍼少陳贊喜

已沐飛箋恭惟某官翰墨功名填麓學問

詩伯

氏吹堯仲氏吹簫

一門叔父慨然孟博之登車

謝道韞傳一門叔父則有阿大

中郎范滂傳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十萬甲兵喜為幼度而折屐

名臣

紀傳范文正公領延安閭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蓄銳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晉書謝玄字幼度既破苻堅有捷書至謝安方對

客園暮看書既見了無喜色客問之徐徐答云小兒顧
輩遂已破賊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屣齒之折

就銓曹之調俯從簿正之供難為弟難為兄正觀競秀

世說陳元方子羣李方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
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李方難為弟顧愷之
傳十巖競秀萬
聲爭流餘見前能令喜能令怒佇即蜚英見前會蹋翻鸚

鷁之洲

楊用修丹鉛總錄云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
樓詩數服之遂不復續其事本如此後有禪僧

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蹋翻鸚鷁洲眼前有
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原是借此事設辭非太白
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為真宋初有人偽作太白醉後答
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
遂收入之何太
白之不幸耶見倚賴巨鼇之釣注見本卷
第一條某一寒寡

與三暑投閑

見前

頃者綴文石之班不堪教習

言為國錄

今茲

佐武岡之治正恐負丞

言倅武岡

所欣楚服之同

戰國策異人至不韋

使楚服以見

尚竊晉波之及

左傳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修西門種柳之

課君必勉之

陶侃傳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於已門侃

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因何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

尋南嶽煨芋之禪我

之懷矣

高僧傳唐李泌與明瓚禪師遊禪徒謂之懶殘者泌嘗於衡嶽寺讀書察懶殘所為曰非凡人

也聆其中後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懷愴而後喜悅必謫隨之人時將去矣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取芋以啖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懶殘性懶而食殘故以為號東坡

詩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詩我之懷矣自貽伊阻箋
安其朝而不去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
應張載擬四愁詩登岸遠望
涕泗頽我之懷矣心傷悲

回綏寧譚主簿

成子○綏寧已見

老驥垂頭有愧治中之展

鹽鐵論驥驥負鹽車垂頭於
太行之坂屠者持刀晚之

名駒策足不孤簿正之供幸游從諸父之間有稠疊同

僚之好

杜詩稠疊
多幽事

恭惟某官美由世濟仕本學優乃翁

知國如知兵手板無蒼黃之失

山谷送范德孺知慶州
詩乃翁知國如知兵塞

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法
言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墓則吾以疾為蓍龜按

山谷語本此謝安傳桓溫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既見溫坦之汗流沾衣倒執手板蒼黃失措急遽貌他日聞詩又聞禮心印得清白之

傳

高適詩心持佛印久標割魔軍退東坡詩還從舊社得心印揚震傳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

亦厚

寧嫌矮屋之卑會即高門之亢某再叨半刺不美

羣飛

陳後山詩行地經須先八駿刺天終不羨羣飛

士安得自高儻可請比隣

而與祭余方有公事亦當破崖岸而為文

俱見前

回武岡黃主簿

海○武岡已見

深叢見孤羆曾聽阿房之讀

昌黎寄崔立之詩城西員外丞心跡兩屈寄往嚴戰

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駐入省門左右驚紛披傲兀坐
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餘見前

方遺雙鯉來司臨邑之曹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杜詩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詳見前

可謂聞音而足然抑訝何見之晚也

見前

恭惟

某官原委深厚

禮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波瀾

老成

杜詩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賴川第一之功固起甚廉之簿

黃霸

傳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千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

計簿書正以廉稱為賴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江夏無雙之學益觀未見之書

暫須矮屋以擡頭即快要津之策足

並見前

某罔功教胄

承乏佐州

左傳攝官承乏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晁无咎詩天教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

老州佐

聾丞尚可送迎儻或免督郵之逐

見前

短簿能令喜

怒何幸同君子之僚

韓文留守無事多君子僚餘見前

回蔣主簿

時慤

雌伏郡丞可笑廣文之何用

後漢趙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

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杜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

道出義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世常轍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李以國錄倅武岡故云

鸞棲簿領

渠云高士之不為

詳三十三卷代回興寧廖宰條

聞須及瓜之期尚請

拔薤之教

見前

恭惟某官按材有裕蓄學不貲黔山之嶢

夙負權奇之質

柳文武岡銘黔山之嶢巫水之磻漢禮樂志太一沉天馬下霜赤汗沫流緒志

叔儻精權奇藹浮雲騰上馳體容與迴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湘水如舞聊攄會計之

材

柳文湘源二妃廟碑銘南風滑稽湘水如舞將事無譴神聽鐘鼓

佇即飛騰徧儀華

臚其臥雲已幸

鮑昭詩雲卧恣天行杜詩雲臥衣裳冷李詩雲臥游八極又雲臥從所適又雲

卧歸分月何為

東坡詞別乘一來有唱終須和還知丹壑麼自從添箇風月平分破詳見前

靡

有他長友其士之仁者能令公喜忠焉能勿誨乎

代回廬陵嚴主簿

世明○廬陵本漢舊縣孫吳置廬陵郡晉徙郡治石陽縣隋廢

郡置吉州改石陽為廬陵縣唐永淳初州徙今治縣亦隨徙宋因之

老夫耄矣不堪再鼓之衰

左傳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又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

主簿何如猶致一牋之賀

杜詩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詳見前

恐

狐厚意即具報章恭惟某官派分釣瀨之清

後漢書逸民傳嚴光

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召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臺也

文似漆園之壯

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

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驛

騶開道會即秣天山之禾

騶胡瓜切騶力求切說文赤馬黑毛尾也爾雅注赤色黑

鬣騶周穆王八駿之一列子左騶騶而右綠耳說文秣食馬穀也東坡詩可憐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

禾

鸞鳳冲霄姑少棲人間之枳

見前

交章載道增秩匪朝

循吏傳輒以璽書增秩賜金

于湖集趣召來歸匪朝伊夕贈我明月珠可見多時之

簸弄

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韓詩娑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

乞君飛霞

佩會看萬里之頡頏

韓詩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某高卧北牕

陶靖節與

子儼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

卻遮西日

杜牧詩惆悵江湖釣

竿手卻遮西

軟紅可厭敢長戀屬車之塵

東坡詩軟紅猶戀屬車塵

日向長安

注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司馬相如傳
犯屬車之清塵師古曰屬車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
行而起塵也言清
者尊貴之意也
堅白爭鳴惟欲據槁梧而瞑

莊子今
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
形子以堅白鳴注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
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
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凡子所謂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
吟且睡皆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
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趨舍皆在無情中
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瞑音眠据琴而睡也

謀歸決矣因謝及之

代回姜主簿

盟

昭誣辯謗方欲賀君比事屬辭何為至我

董仲舒傳此
言何為至于

我恭惟某官居官能大

柳文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

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

遇事直前象有齒以焚身古今如此左傳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唐詩古往今來只如此

鼠無牙而速獄事理固然

詩誰謂鼠

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史記孟嘗君傳物有必主事有固然

幸疑似之既

明

柳文疑似不可不辨崔顥詩我來折此獄即聽辨疑似

將功名而自致暫蹶霜

蹄未為失何必尤人

杜詩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莊子馮蹄可以踐霜雪

勿諱泥坑乃良規願觀進德

昌黎病鵠詩倪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

孺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代回永豐洪主簿

檄○永豐本漢廬陵縣地孫吳析置陽城縣晉太康中改為陽

豐縣隋省入廬陵宋至和間始置永豐縣

尋陶潛之邱壑方此息交

歸去來辭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既與我而相違復

駕言以焉求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託孫寶之比隣惠然

執訊

詳前

願有復也

曲禮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

何以報之

四愁詩何以報

之英瓊瑤又何以報之雙玉盤又何以報之明月珠又何以報之青玉案

恭惟某官地望穹

華人門炳蔚故國非喬木信有典刑

並見前

用人如積薪

寧分先後

汲黯傳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日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

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
無學也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汲黯之言出於文子黯蓋
引而用之耳漢書注積字無音是從本音也
按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暫勾朱之

遊戲

見前

佇薦墨之飛騰

山谷詩

更磨薦禰墨推輓起疲懦

補

某已乞懸車

薛廣德傳懸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懸其所賜安車以
示榮幸也致仕懸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懸車之義以
洎小臣也韋賢傳注應劭曰古者七十懸車致仕叙傳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懸車蔡伯喈碑遂
隱邱山懸
車告老
殆難推轂
見前
俟有可乘之間詎敢蔽賢設或

未同而言則懼辱命

代回崇仁黃主簿

元○崇仁已見

告移文之猿鶴方此投林

北山移文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訪銜

詔之鳳凰居然棲枳

鄴中記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銜木鳳口中以數百丈緋繩

巡轉飛下杜詩鳳凰丹禁裡銜出紫泥書

先勤下問良戢高情

戢側立切音與節同說文

藏兵也从戈聿聲詩載戢干戈爾雅聚也疏藏聚也陶詩銜戢知何謝

恭惟某官家學深

純天才膚敏誦詩三百已多識草木之名下筆五行遂

得雋蓬萊之殿

六典大明宮有蓬萊殿西京記蓬萊殿在紫宸殿北段秀實傳對蓬萊殿代宗

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許康佐傳文宗觀書蓬萊問康佐李訓春秋之義

乃屈丹鉛之點

韓詩不如覲文

暫為朱墨之勾

羅隱詩朱墨勾稽官

聊復培鵬

莊子

而後乃今培風行且展驥某抗章納履誤寵剖符見賦

注培音裴重也

平子之歸田便堪稅駕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才高於世衡遊京師

四十不遇順帝時闕官用事欲歸田里作歸田賦其略曰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末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起塵埃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注舍車曰稅

張協賦佇與蕙渚稅駕蘭田

聞孫寶之祭竈尤幸卜

隣

見前

回范主簿

君子實寫我心未遑走謁

寫先野切詩蓼彼蕭斯零露漙漙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爾

雅寫憂也注有憂者思散寫也

主簿能令公喜猥辱飛牋既勞十部之

臨敢廢七襄之報

俱見前

恭惟某官器資瓌碩學問醇明

胸中十萬之甲兵吐為筆陣

十萬甲兵見前回江夏范主簿條杜詩筆陣獨掃千

人軍東坡集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書天祿遂秀儒林

硯裏三千之禮樂俯拾儒

科

夏竦詩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便應策足

於要津底用擡頭於矮屋

俱見前

兩府以孫寶為可如彼

斯何

孫寶傳張忠使所親問寶曰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

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自高詳見前

百里非仇覽所棲自此升

矣某偶巢燕幕

並見前

例拜魚書

古樂府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詳見前

遺

我翠織成欲卷還而不敢

少陵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

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互見前

報之青玉案

愧營度之無奇

韓文石鼎聯句詩序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卒亦不

能奇也

代回上饒趙主簿

汝隸。上饒本漢豫章郡鄱陽縣地孫吳置上饒縣晉省宋復

置隋省唐復置隸饒州以其在饒州之上故名尋省入弋陽乾元初復置為信州治宋因之

老夫耄矣陞華五雉之工鄉人好之委重雙魚之素

俱見

前伏惟某官學優而仕業稱其家

韓文幼子姁好靜秀瑤環瑜耳蘭茁其牙

稱其家兒也

邑大民殷無憚勾朱之冗政成事舉會觀薦墨

之飛

見前

有憐龍鍾

李濟翁資暇集云鍾即泮耳泮與尋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

踐之鍾固淋漓澱澱矣義當止此蘇鶚演義云龍鍾者不昌熾不翹首如鬢髮拉搭斛觶之類互見前

猶

共鳩偈某偶然曳履

見前

甚矣濫巾

北山移文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

溫巾北岳

已再具休致之章期於得請

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

之几杖

行重尋邂逅之願茲不瀆辭

詩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回靈泉李主簿

靈泉在今成都府東五十里唐貞觀初置東陽縣天寶初改曰靈池

宋改曰靈

泉今廢

君子之居是邦未遑進謁他人不如同姓先辱陳牋

詩豈

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
既感臨存

嚴助傳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亦深訟愧

臨訟

卦名恭惟某官隆山望族

東晉析武陽縣東境置西域戌
西魏陞為縣改普寧為隆山郡

治宋改隆州又地理志注應劭曰隆慮
山在北避殤帝諱改林慮屬河內郡

隴右名家

地理志隴

西郡注應劭曰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
阪即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山之西故曰隴西

飛將

軍之功名寧論妄校

李廣傳召拜右北平太守廣在郡
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

入界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
下逮甚封樂安侯代公孫弘為丞相然廣不得爵邑官

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張晏曰妄猶凡也

謫仙人之

苗裔顧落夜郎

太白集太子賓客賀監於長安紫極宮一見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

樂沒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李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曾子固李翰林集序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兵敗丹陽白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進士論定而官之

禮記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主而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鄭注

各署其所長使之試守

公等何見之晚也

見首條

暫且出朱而入墨

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博覽羣書尤善算術拜大行臺左丞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互

見前今按朱出墨入凡文案皆然作者以白帖主簿有朱勾之語羅隱寄剡縣主簿詩有朱篆勾稽官之句故用之主猶堪紆紫以懷黃

晉書儒林傳序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沈隱侯集自茲

以降懷青拖紫崇基嚴嚴長瀾瀾瀾楊僕傳懷銀黃垂三組注黃金印也互見前

某有幸識賢

特勤委贄置一盃之水正有望於吾宗

左傳晉吾宗也豈害我哉李邕

詩吾宗因神秀杜詩吾宗老孫子東坡詩吾宗先生有深意山谷詩江夏無雙乃吾宗又吾宗落筆賞幽事又吾宗端居聚百憂餘見前

夢三刀於梁初何關於我輩

見前

回長沙蕭主簿

秦置湘縣為長沙郡治漢改曰臨湘隋改曰長沙五代漢析置龍喜

縣宋罷龍喜置常豐縣開寶中廢常豐入焉按十三卷有回武岡新舉蕭漢龍啟詳此啟即其人也

前啟云呂侯之辟三千既知奧義蕭何之功第一
宜稱名家此云洞明呂辟之三千當擢蕭何於第

一語意

脗合

歌鹿鳴而勸駕叨與旁觀

禮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
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韓詩州家舉進士選試謬所當
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
身勸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
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韓文巧匠旁觀縮手袖間聞鵬化

之回程已違旅賀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曰鵬
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有
高陳誼前

猶念故侯

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李德裕詩雖非
逃相第乃是故侯園東坡詩幅巾我欲隨君

去海上何
人識故侯

恭惟某官挺秀楚材

東晉詩泰發稠華禾挺
其秀左傳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孟浩然詩共理
分荆國招賢貴楚材

效珍嶽貢

班固傳寶鼎詩嶽秀
貢今川效珍吐金景

今歎浮雲頃觀奧義洞明呂辟之三千

尚書呂刑五刑之屬
三千上下比罪無僭

亂固擬大庭當擢蕭何於第一

蕭何傳列侯已受封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

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何第一鄂千秋進曰蕭何全關
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奈

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
何當第一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

龜果登於前列

禮記龜為前列先知也注此即旅幣無方之事也龜是
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故云先知也東坡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庭實旅百貢先
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鸞暫屈於卑棲長

沙不足回旋會計而已短簿能令喜怒騰踏在茲

俱見前

惟是資水之淵源

資江在今成都府資縣東四十里水深百丈為羣川總會之所

寥乎

曲江之姓字

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譙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

會詳見前

閱世三紀

尚書既歷三紀

闔郡一人進士業與進士同若

為愛助

韓文堅以進士舉於余為同業

天下寶為天下惜當自激昂

王坦

之傳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詳見前王章傳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某叨守三榮

見前

將書一考已進南嶽香火之請或可言旋

南嶽一名衡山南嶽記衡

山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翼軫鈴總萬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統攝火師故號南嶽赤帝館其巔祝融宅其陽逮於軒轅以潛靈二山副焉杜陵望嶽詩南嶽配朱鳥秩禮自古王歆及頓地靈鴻洞半炎方劉禹

錫詩東南倚蓋車維嶽資柱石前當祝融峯上拂朱鳥
翮南嶽廟在衡山西三十里南嶽記南宮四面險絕無
得至者漢武帝移於霍山隋文帝移於今所昌黎謁南
嶽廟詩五嶽登秋皆三公四方環鎮蒿居中火維地荒
足妖怪天假神物專其雄范至能駭鸞記衡山縣西望
嶽山岩崑半空湘中山既皆岡阜迤邐至嶽山乃獨雄
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南嶽廟四阿各有角樓兩
廡土偶儀仗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監廟與禮直
官日上香火宋祠祿有提舉官觀嶽祠官南嶽其一也
宋賡表修香火之因東坡詩灑掃古玉局香火通帝裡
王荆公詩香火有新緣又東人香火有因緣
又香火靈山亦有緣又香火因緣寄此山
儻過東園

山水之亭更希勿毀

回新威遠趙主簿

與樵○威遠漢為蜀郡地隋置威遠戍後改為威遠縣屬資州

唐屬榮州宋因之今屬嘉定州○趙諸本俱作蕭
今詳啟中語多用宗室事而與字乃宋玉牒璇源

字號蓋承上條

蕭字之誤耳

鳳凰千仞不辭棲枳之卑

賈誼傳鳳凰翔於千仞今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

高餘見前

鯉魚尺書見報成瓜之及良陳高誼復愧過情伏

惟某官卓爾不羣飄然無敵

俱見前

心潛鴻苑富金淵玉

海之藏

劉向傳淮南有鴻寶苑秘書師古曰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廣絕交論舒向金玉淵海卿雲

翻散

句滿錦囊多篆鼎風檣之作

李賀傳每旦日出從一奚奴背古錦囊遇

河漢

所得書投其中杜牧李賀集序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陣馬風檣不足為其勇也詳見前

既儒科

之峻擢何簿領之足淹矮屋擡頭聊復爾耳要津策足

由是而之

俱見前

某久於知名行矣聯事取青婉白愧修

報之不工

柳文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婉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出墨入朱惟疾驅之是望

見上回靈泉李主簿條

回新盤石曹主簿

盤石已見

開驊騮之道萬馬皆瘠

驊騮胡瓜切騮才求切說文赤馬黑毛尾也爾雅注赤色黑鬣驊

騮騮馬名周穆王八駿之一列子左驊騮而右綠耳漢地理志驊騮綠耳之乘師古曰言其色如華之亦杜詩

驊騮作駒已汗血東坡三馬贊時西域貢馬皆高八尺龍顙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

鳴萬馬
皆瘖

飛鸞鳳之驟一夔亦足

風俗通義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

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於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為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說文夔神魑也如龍一足有角手人面之形國語木石之怪夔蜎蜎注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云獨足司馬相如傳拘夔魑而扶獠狂孟康注夔神如龍有角人面一云似牛一足無角莊子夔憐蛭注一足獸未遑候

氣

列仙傳闕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者修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

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闕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先辱修辭

易修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疏辭謂文教誠謂誠實內則修理工教外則立其誠實恭惟某官履行醇明

風猷凝遠

見吐

天葩而拔俗

韓詩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

拾地芥以

決科齒清如冰豈羨景宗之笳鼓

韓詩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顯始生

鬚我齒清如冰梁書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以膽畧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為人自恃尚勝作書字有不懈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南史曹景宗傳景宗破魏兵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詔令約賦韻唯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須臾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行人何如霍去病詔令上左史詳見前學至於海方觀子

建之波瀾

法言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注百川亦海之類而小

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邱陵止而不進故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唐文粹序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杜詩文章子建波瀾瀾俯從簿正之供密邇里仁

之美能令公喜公怒直為假館之謀曹爾有嘉謀嘉猷

又恐趣裝之入

曹參傳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治行謂修行治裝也

其欣

聞還舍未遑款門

韓詩誰家多竹門可款

諸侯不臣寓公無曰一

屢之願受

禮記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正義云寓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

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寓公為臣也進士與吾同業尚

須尊酒以細論

杜陵懷李白詩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餘見前

回趙主簿

淵

伏蒙枉顧見畀屬辭備知家學之淵源仍見詞場之根

柢

柢典禮切說文木根也爾雅本也徐曰華葉之根曰帶木之根曰柢杜詩詞林有根柢東坡詩問學有根

柢山谷詩唯有文繼沈侯之八詠綽有祖風

八詠樓在婺州子城

西即沈隱侯元暢樓宋至道間郡守馮仇更今名八詠
詳見前唐嚴維詩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少年為客
處今日送君遊崔櫓詩梁日東陽守為樓望越中綠隄
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靜聞山欽川長數塞鴻登臨白
雲晚留恨此遺風李易安詩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
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吟

趙嘏之一聯肯孤宗派

趙嘏字承祐晚唐詩人會昌四年進士終渭南尉有渭南詩三

卷行於世杜紫微讀其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
笛一聲人倚樓因目之為趙倚樓所謂一聯指此唐張
壽詩人主客圖以鮑照為博解宏拔主人入室則李羣
玉劉禹錫趙嘏長孫佐輔曹堂升堂則盧騷陳羽許渾
張肅及門則張陵章孝標陶雍周但深藏感曷既報酬

回任主簿

三錫○詳啟意蓋其人
服闋謁見而答之者

欲見組纓取瑟尚疑於將命

禮記有子蓋既祥而絲履
組纓注譏其早也正義云

此絲履組纓禪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
譏其早也此言欲謁而疑於早恐其見辭

鼎來綠綺彈

琴足想於成聲

梁元帝纂要綠綺司馬相如琴名傳玄
琴賦序齊桓公有名琴曰繞梁中世司

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麗也張載擬四愁詩
美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禮記孔子既祥五

日彈琴而不成聲又子張既除喪而見望履未先鳴謙

何厚

履謙卦名

恭惟某官諸任望族

任姓出樂安黃帝二十五子以德為姓一為任

左傳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正義云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此十國皆任姓

四蜀名家

見鄉老使興賢能久應定爵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放其德行道藝而興

能者賢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禮記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疏堪任此官然

後爵

主簿能令喜怒晚乃棲鸞

見前

屬聞纏風木之悲

韓詩

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至則臯魚也孔子辟車與之言臯魚曰吾少而學游諸侯以俊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不可得見者親

也吾請從此辭矣立稿而死

未敢于水碓之教

見前

捄蒙袂葺屨之餓

乃辱協心

禮記齊大餓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注蒙袂不欲

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尚書三后協心

推被髮纓冠之仁可占用世

朝祥既御暮召何疑某方欲款門

並見前

已勤命駕

嵇康傳東

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李詩不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挽

發棠殆不可復敢

更希馮婦之下車治齊問所以安或可延蓋公而避舍

曹參傳參之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

人厚幣請之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互見前

回榮德馬主簿

奇之。○榮經縣本漢南安縣地歷代沿革不常宋為榮經縣為榮州

治後州陞紹興府今為榮縣屬嘉定州

應靈趙主簿

綸。應靈已見

一麾出守慙非牧御之才

寇恂傳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禹曰昔高祖任

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同官為僚正藉老成之助

詩雖無老成人

尚有有來下問極仞高情伏惟某官腹溢儒書

韓詩人之能為

人由腹有詩書東坡詩腹有詩書氣自華

氣吞餘輩

東坡詩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絕倫

倚賴巨鼇之釣時來為之

杜詩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鼇南史膺時來之運互見前

低回祥鳳之棲公等安在

史記低回留之不能去瑞應圖鳳王者之嘉祥主父偃傳

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互見前

諒奏勾朱之最即

過薦墨之飛某自笑倦游何堪共理

並見前

友其士之仁

者行即盍簪

易朋盍簪注盍合也簪疾也

忠焉能勿誨乎更希倒廩

韓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

其為傾俸曷既敷宣

回汶川劉主簿

成之○汶川在茂州南二百里本漢綿虜廣柔二縣地初屬汶山尋

隸蜀郡東漢以廣柔屬汶山郡晉省綿虜後廢廣柔後周置汶川縣隋屬汶山郡唐屬茂州宋熙寧九年即汶川縣治置威武軍使汶山即禹貢岷山在列鵝村江水出焉汶江出岷山為大江○按劉

諸本皆作文蓋梅亭名劉主簿避諱故改劉為文如錢武肅王諱鏐吳越間諱劉為金耳然避諱者或取音相近如孫荀之類或取義相近如嚴莊之類劉之為文不知所取豈俗書有以卯金省文从文者在宋已有此字乎詳啟意自見

聞觀省之歸未遑一詣

習鑿齒傳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辱臨

存之寵仍昇屬辭

嚴助傳使重臣臨存詳前

得非所蒙願竊有復

見前

恭惟某官學優而仕德世其家黃下第之厚顏雖淹衆

論

新唐書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文宗引

諸儒百餘人於庭策之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蕡對嗟服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士人讀其

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是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輒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卻曰黃逐我留吾

龔好古而篤論自有祖風

董仲舒傳贊仲

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庠游憂而曰管晏不及伊呂弗加過矣

少屈鸞棲

行觀鵬化其濫膺郡寄幸託士鄉將因其嫌乎將諱其

姓乎固非所望

韓文諱辯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

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

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愧莫之酬

回長江李主簿

長江縣在遂寧府北三十里舊名巴興西魏改曰長江隋唐屬遂州

宋陞州為遂寧府元併長江入遂溪縣至
本朝降遂寧府為縣與遂溪俱隸潼川府

出幕罔功詎堪再辱

杜詩十年出幕府李陵傳歸易耳
恐再辱又丈夫不能再辱蜀志譙

周傳再辱之恥何與一辱分符非據恐負三榮

榮州有榮梨榮隱榮
德三山故名三榮今

為榮縣所幸在賢者之邦或可冀忠焉之誨恭惟某官學

探聖處

韓詩近憐老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
離騷二十五不肯鋪啜糟與醅惜哉此子巧言

語不到聖處寧非
癡此聖處借用

譽藹明時柱史五千言潛心有素

史記

老子傳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見周之衰廼遂去至
闕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索隱曰按藏室
乃周藏書史之室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

之柱下因以為官名董仲舒傳潛心大業法言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

鄴侯三萬軸載腹不遺

韓詩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

戴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

顧薄蓬萊

柳文謫龍說扶風馬

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暉然被緞素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女頽然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上下星辰呼吸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在塵土中非若儷也

暫棲枳棘王珣能令

公喜不足為歟孫寶安得自高聊復爾耳

俱見前

某濫守

和義

榮州漢為南安縣地李雄據蜀夷獠居之所謂生鐵獠也齊立南安郡隋以其地屬資陽又置太牢

縣唐置榮州又改太牢為應
靈州改和義郡復為榮州

蓋擇里仁無以我公歸兮

使解凝塵之榻

晉書簡文帝性冲澹所居凝塵滿席湛如也新唐書楊綰傳性沉靜獨處一室

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

事其大夫賢者惠之止水之孟

莊子人莫監於

流水當監於止水餘見前

回趙主簿

頂戴登科記知一日之成名

唐張倬東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

之曰此千佛名經劉賓客賀王魏公詩一日聲名偏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白樂天及第後歸觀詩十年常苦學一日跪讀尺素書喜同年之有子古樂府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東

坡答劉沔都漕書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見既高
足下詞筆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

陳誼又恥過情恭惟某官賦擅凌雲

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

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文成翻水

韓詩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

能吟青玉

案學素裕於鯉庭

杜詩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裳楊汝士詩桃李新陰在鯉庭

甫縱

黃金羈名果聯於鴈塔

東坡詩野馬不受黃金羈撫言神龍以來杏園晏後皆於慈恩

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記之他時有將相則
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過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
字故昔人有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
南部新書韋肇於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
效之遂成故事類苑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羣鴈飛空念
曰摩訶薩埵可充我費鴈乃墮地佛曰此鴈王也不可

食乃立鴈塔宋馬永卿懶真子云長安慈恩寺塔有唐
新進士題名雖妍蚩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鴈塔者唐
玄奘法師往五印度取經得梵本五百六十七部師乃
於寺造輒浮圖以藏梵本恐火災也所以謂之鴈塔者
用西域故事王舍城中有僧娑窣堵波僧娑者唐言鴈
也窣堵波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問其因
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衆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鴈
也犢者鹿也一日衆僧無食仰見羣鴈翔飛輒戲言曰
今日衆僧闕供摩薩埵宜知其引前者應聲而墮衆僧
飲泣遂依大衆更不食三淨仍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
因此名塔薩埵好施之謂其後遂為遊人宴集之地唐
張禮遊城南記云慈恩寺本隋無漏寺高宗在東宮為
文德皇后立為慈恩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起塔初惟
五層輒表土心效西域窣堵波即袁宏漢記所謂浮屠
祠也長安中推倒武后及王公施錢重建至十層其云
鴈塔者天竺記遠觀國有伽藍佛伽藍穿石山作塔五

層最下一層作鴈形謂之鴈塔蓋此意也熙寧中富民康生遺火經宵不滅塔既經焚塗圯皆剝而甃始露唐人墨跡於是畢見今孟郊舒元興之類尚存其他不聞於後世者蓋不可勝數也

暫棲枳棘即

上蓬萊某辱託通家

柳文送崔羣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

過勤委贄憶

曲江杏花之會陪野鶴於未仙

唐張禮遊城南記杏園與慈恩寺南北相直唐

新進士多遊宴於此芙蓉園在曲江之西南隋離宮也與杏園皆泰宜春下苑之地唐劉滄及第後宴曲江詩及第新春選勝遊杏園初宴曲江頭東坡詩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餘見前

尋平羌江

水之流幸海鯨之有種

李詩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崔豹古今注鯨大者

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嘗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

族驚畏莫

敢當者

回崇仁趙主簿

聞公子之翩翩受厘良幸

史記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勝最賢太史公

日平原君翩翩濁世之賢公子也

還使臣之靡靡返室有期

靡音美詩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行邁靡靡中心如醉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沈佺期詩令君出使車行邁方靡靡

將遂識

賢預深引領恭惟某官負材開敏迪德忱恂

尚書迪知忱恂于九

德之行

名千里之駒早騰燕譽

見前

振九苞之鳳迄對龍光

詩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餘見前

便當遡紫以凌青

太白春日行深宮高樓入紫清按上皇玉

帝吟玉清之隱書日上景發晨暉金霄鬱紫
清翰林志時以居翰苑者為凌玉霄邈紫清
顧屈出朱

而入墨

見前

會膺鶚表徑造鴛行某將指雪邊

杜詩鴟鳥鏡裏來關

山雪傾心日下

陸雲傳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

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

一詣習主簿合應勝於讀書獨冷鄭

廣文尚從容於歸賦

俱見前

其為欣幸罔既編摩

普回簿尉監當已下

不願封侯已快盍簪之悃既見君子又勤銜袖之文

俱見

前感煖於布帛之言

荀子與人善言煖于布帛詳見前

乏報以襜褕之

語徒知十襲莫效七襲

俱詳
見前

四六標準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三十六

宋李劉撰

尉

宋建隆三年始每縣置一尉位簿下俸與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二年開

封祥符二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

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

歲並用武臣盜賊不為哀止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崇寧元年詔重法地縣尉舊

差武臣處並依元豐法宋周輝清波雜志云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姦故今曰明府尉曰少府

唐之名臣繇尉馴至公卿者不可以數計雖陸贄牛僧孺裴度顏真卿李絳皆此塗出今銓法以處試吏

者腰弓撚箭從事鞍馬巡警阡陌餞迎貴臣斂板揖於路左類以羸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說未免筆楚

塵埃間不特興
歎於昌黎公也

通寧鄉李尉

尚○寧鄉已見

一行作吏祭竈鬼以媚饑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梁書何胤

傳欲卧遊千載岐漁百氏一行作吏此事便乖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王荆

公詩竈鬼何為便赫然又如何竈鬼尚嫌真五經異義云頗頃有子曰黎為祝融火正也祀以為竈神姓蘇名

吉利婦姓生名搏類漢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嘗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所謂竈鬼也同官

為僚禱尉仙而徵福

左傳同官為僚梅福傳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王莽顯政一

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太白贈瑕邱王少府詩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

又酬陸少府詩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本參送江陵
泉少府詩神仙尉姓梅人吏待君來又送楚邱麴少府

詩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幕布寂詩不知君作神仙
尉持訝行來雲霧深常遵詩以言神仙尉因致瓊瑤音

錢起詩且樂神仙道終隨鴛鴦行張翥詩釋
禍從仙尉之官興若何左傳願徽福于周公可無賤託

賤亦作箋說文表識書也古者記其事以竹編次為之
故从竹記書疏也漢書鄭朋奏記蕭望之注記書也

先布姓名項籍傳書足恭惟某官機量浚明尚書夙夜

風猷膚敏任昉表存樹風千里之馬騏驎顧服鹽車漢書

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袁宏漢紀第五倫為司空
有人與倫千里馬者荀子驂騑騏驎騏驎離騷耳古之良

馬也鹽鐵論騏驎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戰國策夫
騏之甚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污灑地白汗交流中

坂遷延負九罭之魚鱒魴合登廟鼎罭影逼切說文魚網也詩注百囊網

爾雅搜罭謂之九罭郭云江東呼為鱒孫炎云魚所入有九囊毛云小魚之網鱒音搏似鱒而鱗細眼赤魴符

方切說文赤尾魚爾雅注魴一名魴江東呼為鰱陸璣云魴廣而薄肥恬而少肉詩九罭之魚鱒魴左傳取部

大鼎於宋納於太廟東觀漢紀永平六年廬江出寶鼎太守王雄獻之納於太廟歸藏占鼎有黃耳利用鱣鯉

韓詩魯侯國至鬱鬱赤墀之志鬱紆勿切韓信傳安能小廟鼎猶納部

願壹登文石之陞涉赤墀忽說文本作恩勿勿永捧之行多遽恩恩也隸

作忽晉衛恒傳忿忿不暇草俗作勿非顏氏家訓云世稱勿勿不知所由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

及三苻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東觀餘論曰今俗又妄於勿中加點作勿勿為忽遽字彌失真矣

魏志武帝紀除洛陽北部尉曹瞞傳太祖初入尉廨繕
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

豪彊皆
棒殺之

茅舍之聽雞聲孰非王事

溫庭筠詩雞聲茅花
店月人跡板橋霜

村之無犬吠即是民庸

古詩雨後有人耕綠
野月明無犬吠花村

人憐野水

之孤舟

東都事畧為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折
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

橫識者知
其必用

誰識倚天之長劍

宋玉賦長劍耿介倚天外
選詩長劍倚天外彎弓掛

扶桑韓詩誰把長劍倚
太行街風吹破落天外

乘除必爾
韓詩名聲相乘除注
歷象有增減率遲速

積故有乘除之法吳志趙達傳頭乘尾除一算之法漢
徐岳數術記遺云按乘之法重張其位以上呼一置得

於中置所除之數於下又置得於上亦三重張位然則
乘之與除法用不同欲以一算上下當六重之身增損

為眾位之實又云積一算者蓋一位用一算也頭乘尾除者欲使乘別位乘時以針鋒指之除時則用針尾揣之故有頭乘尾除之名也夢溪筆談云算法多門皆不離乘除唯增乘一法稍異其術多不用乘除但補闕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煩不若乘除之翹跂俟之

集韻翹尾起也又企也說文企舉踵也通作跂詩跂予望之溫嶠傳州之

文武莫不翹企涼武昭王傳延首雲極翹企遐方

某不自力田

列女傳力田不如逢年輒

謀耕祿家貧親老誠有待於斗升

韓詩外傳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

親老者不擇官而仕莊子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官小職輕亦欲伸其尺寸

鄧禹

傳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然平生之短朱墨

山谷詩平生短朱墨吏考仰丞佐

須僚友之助丹青

山谷詩吾方師豈弟僚友助丹青此聯用山谷語渾然天成

儻念

卑棲難倚掣鰲之釣

杜詩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又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詳見前

猶能拍浪請陪射鴨之弓

孟郊詩短蓑不怕雨白鷺相爭飛短楫畫菰蒲闕作豪橫

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又射鴨復射鴨射鴨驚菰蒲又銅斗引江水手拍銅斗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兩尉鬱相望東西百步揚揮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又挑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

通寧鄉陳尉

愷

我為祭竈之謀惟鄰是卜

左傳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子先卜鄰矣杜詩李邕求

識面王翰願卜鄰歐陽公詩江湖
前日真成夢郭杜他年恐卜隣

公有折腰之後及爾

同僚

杜陵官定後戲贈詩不作西河尉淒涼為折腰錢
起送孫十尉溫縣詩雲衢有路終驥首吏道無媒

且折腰人多用之縣令觀此則卑官皆可用
之古人政不拘拘也詩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聞五采之

鼎來

前見

盍尺牋之豫附

鼎豫卦名

恭惟某官潛心蓄學

法言敢問

潛心於聖曰仲尼
潛心於文王矣

敏手決科

山谷詩敏手擘泰華
法言須以發策決科

文石

陸高定抱南昌之憤

梅福傳為郡文學補
南昌尉餘見上條

青冥箭送暫

為東野之酸

昌黎薦士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酸
寒深陽尉五十幾何老又青冥送吹噓強

箭射
魯縞狐定處於草中

杜詩草中狐兔盡何益
蘇詩草中狐兔不須驚蛟何為兮

水裔

九歌廉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某效顰白戰

李詩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顰東坡

詩白戰不許持寸鐵

失步朱勾

班固傳有學步於邯鄲者未得髻髻失其故步羅隱詩朱篆勾稽官

所至賈胡願早酬於一識

賈音古馬援傳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注言似商

賈所至之處輒停留

不知仙吏竟尚隔於幾塵

白帖尉一命仙吏唐闕史韋子威耽

玩道術叔採訪使有步卒丁約者周旋恪勤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欲他適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詳見前

回武岡陳尉

武岡已見○宋尉有二沿邊縣差武臣重地差使臣詳啓意陳尉蓋武人

東膠退士合佐黔中

禮記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膠之言

糾也抑文武罔銘黔山之巘巫水之磻新唐書王忠嗣傳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

上佐耳梅亭以國錄倅武罔故云北部英遊宜留洛下魏志武帝紀除

制長安有四尉分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為右部枚乘傳久為大國上賓與

英俊並遊顧訪湘纍之悴揚雄傳因江潭而注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

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屈原漁父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不辭

漂尉之酸韓詩酸寒恭惟某官材調崇衎器資果毅久漂陽尉

遊雙宇夙開龍豹之韜潘岳閒居賦兩學齊列獲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太公六

韜文韜一武韜二龍韜三學敵萬人足奪貔貅之氣項籍虎韜四豹韜五犬韜六

傳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猓頻脂切說文豹屬
出貉國詩猓其猓皮尚書如虎如猓
注云猓似虎或曰
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猓
猓
音休集韻驚獸也禮記前有擊獸則載猓猓
宜策勲

於榆塞

左傳舍爵策勲禮也史記蒙恬為秦將北逐戎
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注即今榆林古上郡界始

皇三十六年徙民三萬家於北河榆中漢書枚乘說吳
王曰秦北備榆中之闕注即今所謂榆闕隋書文帝紀
開皇三年城榆闕注秦有榆中闕漢有榆溪舊塞廣韻
長榆塞名史記正義曰今榆木塞也王恢所謂植榆為
塞也師古曰在朔方或謂之榆中唐地理志勝州榆
林縣東有榆林闕水經注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
顧

試步於竹弓

注見首條

繞黃山穿昆明會當奏揚雄之賦

雄揚

傳上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盛眇然以思唐虞之
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

其辭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

穿昆明池象滇河云云

涉赤墀登文石不徒上梅福之書

見前

某自

分駕庸

王陵傳陛下不知其駕下注駕凡馬之稱非駢者也故以自喻蘇武傳陵雖駑怯亦嘗側聞長

者遺風矣

甘心雌伏別駕始可展足豈其然乎

俱見前

同寮敢

不盡心乃所望耳

左傳同官為寮吾嘗與同寮敢不盡心乎

代回湘潭游尉

林○湘潭在今長沙府西一百里本秦湘南縣漢屬長沙郡晉屬衡

陽郡梁改湘南曰湘潭因昭潭為名隋以建寧陰山攸水恭陵四縣省入屬衡州唐屬潭州宋因之

青鞋左計又迷京洛之塵

杜詩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韻會策畫不適

事宜曰左計韓文身勤而事左陸機詩京洛多風繡段
塵素衣化為緇謝朓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繡段

右牋可認瀟湘之故

四愁詩美人贈我繡錦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許渾詩瀟湘逢故人詳

別誰能執熱此不聽冰

陸佃埤雅云袁狎曰河冰上有

作狐狐性好疑故波冰輒聽蓋不知聽冰不獨狐狸亦有之述征記曰盟津寒則冰厚數丈水合車馬未敢過

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恭惟某官胄出清門

杜詩

魏武之子孫於源流正學

韓固傳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單傳

伊洛寧忘厥祖之典刑

宋史道學傳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

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與進道程灝典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晚官監察御史扈

知三平視莊騷盍勉乃翁之文字

魏畧文帝為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

命甄夫人出拜坐中咸伏惟劉楨獨平視杜牧李賀集序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得解牛

於肯綮失射鴨之酸寒

見首條

行矣交章從而增扶某重

尋故步真是陳人

俱見前

懷釣天半餉之榮聊復爾耳

史記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餉說文饌也爾雅饌餉饋也韓詩雖得一餉樂陳後主詞夢

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追汗漫九垓之約行或使之

淮南子吾與子汗漫遊於九垓之上垓柯開切說文燕垓八極地也國語天子居九垓之田郭璞遊仙詩升降

隨長煙飄飄戲九垓互見前

代回崇仁舒尉

若拙○崇仁已見

識中散於雞羣夙有通家之好

晉書忠義傳嵇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

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卿復未見其父耳孔融傳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

弟門者言之膺問曰高門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

融與君累世通家抑子厚送崔羣序子與崔君有通家之舊

懷少傳之鵠峙未諧識

面之期

韓文少傳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詳見前北齊書酷吏傳宋遊道廣平人除司州中從事神武自

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識字重上

飛牋惠然佩意厚

甚恭惟某官冠裳閭閻詩禮典刑無忌即劉牢之甥風

流是似

晉書何無忌東海劉人也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初劉裕嘗為劉牢之參軍與

無忌素相親結及桓玄篡位遂共舉義兵玄聞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眾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

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鄭公乃魏謩之祖氣象如存

韓詩氣象碑兀未可攀又氣象日凋耗餘見前綵

捧所臨綠林其遯佇公侯之必復豈州縣之徒勞

俱見前

其正爾借交偶然浪出

杜詩龐公不浪出

北山馳驛儻無俗駕

之勒移

孔稚珪北山移文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又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東野回頭猶

及射堂之著句

昌黎醉留東野詩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鉅堦東野不回頭有如寸筵撞鉅

鐘東坡詩仍開射鴨堂孟郊詩不如竹枝弓射
鴨無是非又射鴨復射鴨射鴨驚菰蒲詳見前

回舒縣尉

詳啓意蓋求汲引而答之者

再書美最陪賀旅以未能十部華賡感鳴謙之先辱

杜詩

佳句染
華賡

樂於藏弄愧在暗投

見前

恭惟某官疏通之才

禮記

疏通知遠
書教也

膚敏於學南昌小隱自當登文石之塗

杜詩
吏隱

逢梅福白樂天詩大隱在朝市小隱入邱樊邱樊
大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作留司官

東野

壯圖誰可任通波之漕

杜詩居然屈壯圖昌黎薦士詩
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喙抱通波

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
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

願少安之無躁

昌黎答呂監山
人書方將坐足

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孰云多而不揚昌黎進學解占小

僕之所為少安無躁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其芻狗已陳莊子夫芻狗之

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露螢

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不煖疑梁元帝螢火詩著人友其士之仁者敢隱於言今

者人謂斯何恐孤此意韓文公之蓄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

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以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更欲見可續得

表微

回通山廖尉

士正口通山在今興國州西一百八十里本隋永興縣地屬鄂州唐因之

五代時揚吳屬斗山鎮南唐
始置通山縣宋屬興國軍

蓬矢之生厚甚臨存之寵

禮記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右射人以桑

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嚴助傳使重臣以桑與蓬皆質素之物故知本太古也

臨存灰期而往先之謙施之光

施始豉反易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

施似顛倒於衣裳

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台之

亦輪囷於肝

膽

韓詩窮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

恭惟某官美由世濟才應時須

山谷詩公

自才力抱壁中科斗之文人無能識

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語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元吾衍子行學古編科斗為字之祖象蝦
蟄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古無筆
墨以行擬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
細似其形耳通志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周時無人
識秦李斯始識八字
漢叔孫通識二十字對殿上龍蛇之影日獨未斜顧為

東野之酸小作南昌之隱

並見前

願俟時乎將刈正安結

綠之委蛇

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技藝之

峻茂兮願俟時吾將刈史記范雎傳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委音威蛇音移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委蛇行可從迹也箋委曲自得之貌左傳杜注順貌言人臣自公門既失路又疾驅忽報飛黃之入私門無不順禮從順也

騰踏

韓文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

勉為親屈

見前

剩了兒癡

傳咸傳生子癡了公事詳見前

某已拜散人

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居松江甫

里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陸龜蒙江湖散人歌云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君王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足休

餘日

張華詩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或出或處漸為雋軌之疎

繫辭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六一居士詩萬國會王州羣英馳雋軌

惟孝惟忠敢致祝規

之敬

尚書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刻韓文敢不敬早夜以求從祝規

回錢塘張尉

錢塘已見

屢薦入官公為淹矣

選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一官禦寇前輩願

之

易蒙上九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漸九三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陳後山

宿錢塘尉廨詩平湖遠舍山無盜官事常閑俸有金安得終身為禦寇不辭兒女作吳音愧執訊之

不先

說文訊問也爾雅問以言也詩執訊獲醜又執訊連連

辱屬辭之見及恭惟

某官珪璋之質

詩如珪如璋今問今望

藻火其文

東坡詩承明正須君文字聚藻

火誦三篋之亡書深於汲古

張安世傳用善書給事尚書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

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字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韓

詩汲古授一編之秘略盍以濟時

張良傳出一編書曰得修綆

十年興十三年鴛子見我濟北穀山下黃石即我已師
古曰編謂編次之也聯簡牘以為書故云一編文獻通
考晁氏曰黃石公上中下三畧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
之決明妙審決軍可以死易生以存易亡經籍志云下
邳神人撰世傳此即圯上老人以一編授張良者東坡
詩濠梁空腹五車書圯上從來一編足杜詩整頓乾坤
濟時

顧尋東野之酸

韓詩酸寒
漂陽尉

來主西湖之勝

杭州西湖
週

迴三十里其涯出諸澗泉山川秀發四時畫舫遨遊歌
鼓之聲不絕好事者嘗命十題有曰平湖秋月蘇堤春
曉斷橋殘雪雷峯落照南屏晚鐘麴院風荷花港觀魚
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揷雲白樂天詩湖上春來似
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
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抗
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東坡詩水光潑灑晴方好山
色空濛雨亦奇好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
弓

刀閒暇聊暫為平地之仙

山谷詩騎從望弓刀又弓刀陌上望行色東坡詩閑道新

春忠游覽羨君平地作飛仙

文字芳鮮行即入名經之佛

色麗曰鮮杜詩鮮鮮

雨中菊歐陽公詩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東坡詩逶迤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

其濫巾畿

幕前投袂吏塵

袂音妹說文袖也左傳楚子投袂而起陸機詩投袂赴門堂攬衣不及裳

雙

魚書之臨極承厚意九牛毛之冗聊具報章

司馬遷傳若九牛亡

一毛晉書華譚傳或問譚曰謗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東坡詩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此九牛毛借用

代回武進黃尉

大中○武進已見

曳履罔功我二宜去

鄭崇傳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朕識鄭尚書履聲韓文吾負二宜去尚

奚頌子言

飛牋見問君獨賢勞恭惟某官早決儒科晚遊吏

後願登文石豈無梅福之書猶抱竹弓小著孟郊之句

俱詳見前

有勤魚素見勞雉工某自揣頭顱

撫遺陶弘景與從兄書昔擬四

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投簪高邁今三十

出納王命

詩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

已控挂冠之請聞命即行

南史陶弘景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

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詔祿許之

敢因授簡之歸占辭奉報

謝惠連雪賦授簡於

司馬大夫占章艷切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占朱博傳博口占檄文陳遵傳隱几口占注隱度其言口授之

回善化黃尉

善化本長沙湘潭二縣地宋分長沙五鄉湘潭二鄉置善化縣屬潭州今

之因

習委吏之會計正爾卑棲

杜詩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

聞飛仙之遨

遊超然高隱

東坡詩聞道新春恐遊覽羨君平地作飛仙杜詩隱吏逢梅福

方圖執訊

先辱飛牋恭惟某官文獻名流典刑勝士

羊祐傳賢達勝士陳後山

詩江西勝士與長吟

為公室輔家夙近於魁三

左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杜詩兩家

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

有伯父風學諒求於已百顧紆塗轍小

試弓刀河西之尉淒涼不常厥邑

杜詩不作西河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

走率府且逍遙尚書

湖南之地清絕幸疾其驅

杜詩湖南清絕

地萬古一長嗟

行即章交亟膺剡辟其冥心祭竈

袁昂傳思

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

迫命代庖

李時權司戶

短

主簿髯叅軍總無關於喜怒

李時以寧鄉簿權司戶故云

餐落英飲

墜露願同廣於離騷

屈原離騷經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回新威遠王尉

葵之○威遠已見

題千佛之經夙聞秀望

晉書王雅傳帝以王恭等為當時秀望

試五采之

棒似屈長才

世說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劉興才長綜

曩為東海王所暱
時人稱曰長才

有來委翰之勤良動得朋之喜易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杜詩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韓詩幸同
學省官末路再得朋孟東野詩涉江莫涉凌得意須得

朋恭惟某官天葩拔藻地芥拾科前見頌聖主之得賢定

是雲仍之派

爾雅曩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郭璞注仍亦重也雲言輕遠如浮雲移

忠臣而為孝固安風土之宜

孝經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孔安國尚書序

土地所生風氣所宜

若為翰墨之材肯就弓刀之後前見月明靜夜

應無犬吠之聲

古詩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

雲入古廳小寓燕

巢之舍

李詩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聞白雲有時來熊皎詩廢土有人耕不畏古廳無訟

醉何妨左傳夫子在
此猶燕之巢於幕上
東野寧淹於射鴨
詳首
南昌會見

於驂鸞

太白贈瑕丘王少府詩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為來作南昌尉江淹別賦駕鶴上

漢驂鸞騰天

某濫守郡符幸聯王事瓊玖匪報永以為好也

聊飾魚緘

詩授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玖玉黑色餘見前

珠玉將至

得無脩容乎惟占騎氣

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施德行仁

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索隱曰物色而跡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跡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闕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漢志車氣騎氣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

回新榮德郭尉

光好○榮德已見

效官錦里昔未識賢

莊子知效一官杜詩錦里逢逌有主人

乘障斗州今

將聯事鳴謙委況擊節拜嘉

王籍傳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請至墜石堆星及水懸瑤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袁宏傳尚

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謝安傳坐者撫掌擊節左傳敢不拜嘉 謙節卦名 伏惟某官

摘藻天葩

曹植文章序質素也如秋蓬摘藻也如春葩

決科地芥

見前 待公車

之詔誰明東郭之賢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

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聲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

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
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
之附見涉文石之塗還作南昌之隱前顧慙陋邑恐負英躔

左思吳郡賦習其敝邑而不親然代公實發軔於通泉

新唐書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少有大志十八舉進士為
通泉尉任俠使氣擄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

餘以餉遺賓客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
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

武衛鎰曹參軍少陵過郭代公故宅詩豪雋初未遇其
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

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
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碩託羣公見慙色王室無削

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迹池館皆疏鑿
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至尚父亦奮身於長史

新唐書郭子儀傳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德宗朝攝冢宰充

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

繼其風烈將在雲仍

見上

無嫌射鵬

之弓

見首條

即引穿鵬之箭

李廣傳武帝使中貴人從廣匈奴射中貴人廣曰是必射

鵬者也廣射殺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鵬者也後魏書秦王幹善弓馬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

鵬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鵬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落雙鵬軍中號為落鵬都尉今按

鵬魏書作鵬北齊書斛律光嘗從世宗于涇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旋轉而下乃

大鵬也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尉隋書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每共游

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一箭而雙貫焉

其出幕

十暑

杜詩十年出幕府
入十暑岷山葛

試郡一寒

范曄傳范叔一寒
如此哉此借用

同

僚敢不盡心必蒙愛助一官願為禦寇更幸疾驅

見前
回錢

塘張
尉條

回新應靈趙尉

與楨。應靈已見

一門父子謂皆分唐叔之珪

楊萬里詩憐君有子又擢
桂父子仇香仍一門史記

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
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五色神仙顧少屈趙

家之玉

太白送趙少府詩仙尉趙家玉英風凌
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雲煙高餘見前

有來委

翰知可得朋恭惟某官千里名駒九苞威鳳

俱見前

宗室

隨二十石飽聞議論之高

漢書劉辟彊字少卿好讀書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

二千石議論冠諸宗室

文章長萬丈光坐想垠崖之豁

韓詩李杜文章在光

燄萬丈長徒觀斧鑿痕不燭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碾注郭璞江賦巴東之

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赧駁又云赧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岸以縈繞駭奔浪而相礪詩意謂李杜文章

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跡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巧則不可得而覩矣

況已摩空而奏賦

李賀

詩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

不難趾美以決科

韓文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

成何為渭北清新之材

杜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度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

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
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乃屈河西淒涼之職

杜詩不作西河尉淒

涼為吟竹弓之射始昌東野之詩

韓文孟東野墓銘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

出不肯惟卒不施
以昌其詩餘見前
登文石之塗即上南昌之疏

梅福傳數因縣

道上言變事求假路傳
詣行在所條對急政
某舊交中壘

劉向傳以向為中壘校尉

掌北軍管壘門
內外又掌西域
今見休侯

楚元王傳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富為休侯劉歆

傳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
堂辟雍封紅休侯此休侯未詳所指
正望弓刀帖鼠竊

狗偷之警

帖音鐵通作怙廣韻安也服也公羊傳卒帖荆叔孫通傳此時羣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

牙間哉郡守尉
今捕誅何足憂
卻從筆硯窺蛇神牛鬼之奇

杜牧李賀集序荒國

侈殿梗莽邱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龍
擲牛神蛇鬼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詳見前

回新資陽曹尉

資陽以在資山之陽得名范曄甫
詩資山崖谷多神仙驚車鳳馬隨

飛煙是也宋屬資州今改資州為資縣又
分資縣地置資陽縣屬簡州皆隸成都府

趣曹裝而東上莫企風帆

曹參傳告舍人趣治裝杜詩
去年起家列雙戟一日過海

收風帆東坡詩卧看落月
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試梅隱以西還未瞻星表方

規賀謁已沐輦歲伏惟某官學有家傳文為國緯

班彪傳數

文華以

偉然九尺之幹

用曹交事幹軀幹也宋玉招魂
去君之恒幹晉書魏詠之傳庸

神而宅偉幹韓詩子雖
軀幹小老氣橫九州

輔以八斗之才

謝靈運云天下
才共一石曹子

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
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足及之
進士論定然後官之

久宜脫穎

史記平原君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鄭玄曰穎環也

公等安在何

見晚也今始奪袍

舊唐書宋之問傳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預修

三教珠英常扈從遊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

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李詩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

折腰暫就於河西

見上條

入幕即空於冀北

韓文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某濫茲假守幸

可借交以公歸分正望發棠之惠無吾以也更希拔薤

之規

並見前

回新遂寧長江張尉

長江已見

瞻海上之槎恨差池於八月

博物志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

槎去來不失期詳見前

取圯下之履望傳授之一編

見袖箋臨之

展卷愧甚恭惟某官負材孔碩

詩其詩孔碩

蓄學不貲

蓋寬饒傳

用不訾之身師古曰訾與貲同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

英英修月之文

詩英英白

雲韓詩英英桂林伯酉陽雜俎有人遊嵩山迷歸路見一人問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

影日燦於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王荆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圓東坡詩從來天上修月手又

天匠麾月斧又借君月斧修朦朧

飄飄凌雲之賦

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

飄飄有凌雲氣
游天地之間意

朝華本高於夕秀

陸機文賦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

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
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夙知乃墜於暮成入對

大庭良負誦書之三篋

見本卷回錢塘張尉條

出次遠闕尚賢不

調之十年

張擇之傳釋之為郎官十年不得調

況長江素委之詩人

唐賈島字

浪仙文宗時謫長江主簿有墓在馬杜荀鶴詩謫官自
麻衣銜怨至死時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仙桂終無

分皇天似有私暗松風雨夜空使老猿悲安鈞過賈島
墓詩倚恃才難斷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巷忤宣

宗馳譽起前輩吟詩下我儂司倉舊曹署一見一心沖
鄭谷旅次過裴晤員外謫居詩誰解登高問上玄謫官

何事謫詩仙不知幾首南
行曲留與巴兒萬口傳

豈市門可淹於仙吏

梅福傳至今傳

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暫返扁舟於吳會

杜詩扁舟下吳

會主簿

意何如即歸大老於周家其甫欲款門

見前

先蒙命駕以

霸陵李將軍之老儻不見訶

李廣傳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

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

則天上張

公子之賢敢忘加敬

杜詩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漢書外戚傳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

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回王尉

昌大

訪南榮之隱冒懷太守之章

榮州在榮隱山之南榮隱山在州北三十里相傳有

榮隱先生修道于此楚辭與吾期兮南榮此借用朱買臣傳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曾攜太守章也

宣北部之威正藉少公之捧

洛陽有四

尉分東西南北四部曹操為北部尉白帖馳聲南昌宣威北部晏公類要云李白贈瑕邱王少府別西河劉少府贈扶浦抑少府杜甫贈華陽抑少府當是唐時縣尉多稱少府也容齋隨筆云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還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二字與俗呼仙尉不侔矣按通典縣佐自晉以後無丞自漢以來主簿皆令長自調用如考城令王渙署仇覽為主簿是也則縣惟一令一尉者為多故今稱明府縣尉稱少府古者令亦稱公故尉稱少公李太白集有與賈少公書及餞石艾尹少公序皆指尉也宋馬永卿懶真子云縣尉稱為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有大司農少府

府是別歲少者小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也按今人疑尉不當稱少府而以少府強歸于丞及觀李杜贈少府諸詩語多不類蓋丞自稱贊府惟少公二字李集之外少所經見及觀東坡集書張少公判狀云張旭為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為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為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為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跡殊妙欲家藏之耳據此則唐人呼尉為少公明矣可有勤委翰良仞垂情恭惟稱少公顧不可稱少府乎

某官科級高華

說文級次第也廣韻等級又階級禮記拾級光武紀斬首數千級注秦法斬首

多者進爵一級因謂斬首為級

器能膚敏試竹弓之射不辭東野之酸

寒登文石之塗行繼南昌之謫直

俱見前

功名之會磨厲

以須

左傳唐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革以鋒刃喻言欲自磨厲以俟王之出而斬其淫慝也某

出幕星終

左傳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注一星終也呂氏春秋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

星迴于天此謂一終

得州斗大

宋宗慤為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慤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

能復與典

烹鮮勿撓固當謹庭戶之修

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注鮮魚

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撓女巧切說文擾也韓文令修於庭

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吠犬不驚是則藉弓刀之助後漢書劉

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岑熙為東郡太守無為而化

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過之

回秦尉謝差校正

九韶

善繼人志當為黃素之校讐

讐校也謂兩本相覆校如一讐也文選魏都賦注一

人持本一人讀書如怨家相對也
山谷詩久次不進遭天祿勤校讐
肯從吾遊小試丹鉛

之點勘

高帝紀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韓詩不如觀文字丹鉛事點勘說文丹巴越之

赤石也又赤色謂之丹鉛粉筆也點說文小黑也廣韻
點畫增韻點注爾雅滅謂之點注以筆滅字為點勘說

文校表微愧甚嘗巧可乎

禮記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
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注

以與已字同母音無疏公輸般欲為機變之事公肩假
止之曰汝欲以人母嘗試已巧事誰有強偈於汝而為

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
恭惟某官心夷而志崇
詩我心
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
則夷尚

書功崇

齒新而意宿

新唐書李百藥傳太宗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

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詳見前

試劍馳馬早欲範王良之驅游刃解

牛今將進庖丁之道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

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綵捧行施於北部

見青氍毹憶於西崑

王獻之傳青氍毹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至羣

玉之山先王所謂策府也儒林公議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襲之時號楊劉三公以

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復編叙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崑體其他賦頌章奏雖頗傷

於彫摘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洪适啓西崑影組居張率之清官東觀納書稱董狐之良史今

開萬卷餘義理在文辭之表

杜詩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嚴助傳中

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端能正幾字始終有條理之科

明皇雜錄劉晏以神童為

秘書年方十歲形狀獐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于勤政樓中簾下貴妃置于膝上為施粉黛與之中指玄宗問晏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陳後山詩端能正幾字敢恨十年遲

所望

遠來之朋共成相勸之善卿自用卿法在良弓之子必

學為箕

世說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君

我法卿自用卿法禮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正義曰良善也治謂鑄治也裘謂衣裘也言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學為袍裘補續

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抑箕也言善為弓之家
使幹角撓屈調和成其弓故其子弟亦觀其父兄世業
仍學取抑和軟人患為人師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
撓之成箕也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注他
山喻異國政錯也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
物之用以興異國沈滯之賢任而
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此借用

回武岡何尉

強顏二郡慚非典午之材

司馬遷傳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韓詩長懸典

干非材職箱尾為寮喜有同寅之幸

見前曾修辭之未敏辱垂

問之相先恭惟某官精神五兵

韓詩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兵肝膽一

劍韓詩肝膽一古

劍波濤兩浮萍積月書於右序已播英聲

禮記夏后氏養國老

于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于左學注皆學名四代相變耳

奏天對於左

廬更登峻秩方西北二邊之未靖何東南一尉之足淹

揚雄傳東南

一尉西北一侯

王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

行矣章交亟其王覲某無

能教胄顧使轉丞烹雙魚得尺素書良勤垂念從一騎

蹕五百里即遂承顏忻幸良深數陳罔既

此啓注多見前

四六標準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標準卷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三十七

宋 李劉 撰

監官

宋四朝志監當官掌場務庫藏出納之事其征推場務歲有定額以登耗為殿最賞罰

代回新監鄂州大軍向士芳

詳啓意蓋代月湖

五堆分工謬叨誤渥雙魚尺素良仞故情

俱見前

恭惟某

官胄出高華

出生也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公羊傳接當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又蓋欲立其出也注

出外才猷秀整所謂故國非喬木蓋有典刑

東坡詩故國依然喬

木在典刑復見老成人

不知公子是監倉誰相料理

東坡詩但見東軒堪隱几

不知公子是監倉又蓋棺今幾日公子誰料理誰要卿料理欲說且止止按此一聯人知喬木典刑用孟子毛

詩料理用桓沖語而不知皆無忘澤霧劉向列女傳陶用東坡詩句裁剪其工如此答子化陶三年

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謝朓

詩雖無玄豹姿終更與培風某罔功雲司謂刑攝長水隱南山霧詳見前

部謂工部注血氣既衰戒在得何敢忘耶田園將蕪胡俱見前

不歸兆足行矣

回向監倉士芳

老我句閒濫分丈二之組王荆公詩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為期陳後山詩老我何所

懷句音巧說文乞也或作句蒼頡篇乞請也通俗文求願曰句郁超傳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閒地自養嚴

助傳陛下以方寸之印故人委重遠遺咫尺之書韓信

一乘之使奉倚擔報之也擔都濫切負也本作僮說文何

躡僂搖毫率甚韓詩搖毫擲簡自恭惟某官象賢賜奕

班固典引發祥流慶賜奕乎千載注猶言蟬聯不絕也

今按詩松栢有賜奕大貌說文奕大也詩奕奕梁山則

有奕奕燕譽飛騰詩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慶善也蹶

之韓姑則安之盡大耐官職之餘暫司倉粟宋史向敏

僕射門下侍郎燕修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

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陳小試山林之後山謝監倉詩平分太倉粟請盡鄴侯書

久遂及成瓜駕賢業而心馳

繫辭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佇薦

書之交上某更勤來問仍費屬辭腐於力弱於才無能

為後

韓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噉以要權利左傳於先大夫無能為後言不足為其後使

問則告疑則辯敢愛乎言

韓文此四子者皆可以當執事荀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

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又吾子之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于愈愈又敢

有愛於

言乎

回宣城劉監稅

宣城已見

趣譏征之期仕未能信講交承之好禮辱相先既登受

之未安

左傳下拜登受下拜者謂拜於堂下登受者登堂而受胙也

欲捲還而不敢

杜詩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

藏惟深於十襲

襲重也文選廳門八襲又十襲珍藏

報敢

廢於七襄

見前

恭惟某官學本家傳美由世濟凜凜更生

之志節博以羣書

漢書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石顯用事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

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

英英夢得之辭章雄於一

代

新唐書劉禹錫字夢得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年益晏偃蹇寡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筆尤精與

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顧從三語之

掾復甘再轉之丞

俱詳前

勇尋葛井之神仙

葛洪井在涇縣西寶勝寺

側相傳此井乃洪煉丹取汲之處

遂作宣州之賓客

昌黎送楊文使序愈在京師時嘗聞

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

左右望而罔市為政在人貨賄掌其

征屢生財有道

周禮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迄參幕畫入

贊藩條

晉書應詹傳贊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

馬也守閭雖少

淹於歲月

韓文鼎也不可以枉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

鳳焉巢閣即

徑上於雲霄

帝王世紀鳳止黃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

其聞詩於庭干祿以

闕抱闕非恥方浪為鎖棘之謀

五代史記和凝傳凝知貢舉先是進士多浮薄

喜為諛詳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撒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

皆一時得闕正賒敢躡冀及瓜之代

賒速也遲緩為賒謝靈運賦闕交臂

之匪藉使承竹馬之棄

殷浩傳桓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及浩敗坐廢

為庶人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

亦未得蕉鹿之

真

列子鄭人有遇駭鹿斃之覆之以蕉絨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順塗而詠其事聞者用其言取之薪

者不厭失鹿其夜真夢歲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

士師將復夢分取圖臺隸之臨

臺通作僿方言南楚罵庸賤謂之田僿隸賤稱

師古曰屬著于人也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許論子孫之契王元之詩古人重文代子孫不相忘

去之日如始至知來者之蒙成

左傳叔孫所舍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

始至薛宣傳垂拱蒙成

舊之政必告新敢因之而請益

回郾縣侯監稅

郾縣在成都西二十五里古郾邑為蜀王杜宇所都秦始置郾縣隸

蜀郡漢以後並因之隋大業初縣省尋復置唐因之垂拱初折成都置犀浦縣宋省犀浦入焉郾音皮說文蜀縣也一在晉音府移切左傳趙孟使殺公子樂於郾是也

無隴西李博之才濫茲策幕

昌黎送楊文使序愈在京師時嘗聞今謠翰之賓客

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左傳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有夷門侯嬴之智亦

爾抱關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厚遺之不肯受及秦攻

趙急公子欲以客赴秦軍侯生為定計全趙自剄以送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

委贄相先報章敢後恭惟某官學卑衆楚家近

三蘇

東坡詩魏義年來亦甚都時時鵠舌問三蘇公自注予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予館伴北

使屢誦

衫曳拈荷難裏崔嵬之氣

東坡詩青衫半作霜葉枯爾雅石戴土謂

之崔嵬崔倉回切說文高大也嵬魚回切說文高不平也詩陟彼崔嵬嵬通作巍揚雄傳前殿崔嵬司馬相如

傳龍庭
崔嵬

筆滴玄草漫為拓落之官

揚雄傳作太玄五千言支葉扶疎獨說十

餘萬言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繞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暫屈關譏聊

從吏隱

孫綽傳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

鱗矣汝南先賢傳鄭敬去吏隱於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于陂側按韻府吏隱下引此不知去吏自為句隱字屬下句二字原不相屬也姑存以備考杜詩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佇漢

庭之用老

陳後山詩漢庭用少公何在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挂冠高處未宜彈

從

吳市以登仙

見前

某未洗袴袍

山谷題頃塵馬詩忽看高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

袴

辱迂車轍載披郇翰有言何至於失人

見前

儻憶郇筒

無酒或容於酤我

成都記郫縣人刻大竹傾春釀於筒閉以藕

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號郫筒酒范石湖吳船錄云郫商截大竹長二丈以下留一

節為底刻其外為花紋上有蓋以鐵為提梁或朱或黑不漆大率挈酒竹筒耳華陽風俗記所載云云則是就

竹林中為之今無此酒法矣一統志相傳晉山濤治郫時用筠管釀醢釀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故蜀人傳

其法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千家注修可曰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今如此

非傾釀於筒欲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基子郫筒當酒壺郫筒為盛酒器可知矣酤通作沽說

文一宿酒又賣也詩無酒酤我

回高監稅李巡檢

區區薦士蓋採公言

區音墟區區小貌左傳是區區者而不予畀楚元王傳豈為是區區

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食貨志桓公用區區之齊禮樂志河間區區小國古詩一心抱區區杜詩懶計託

區區疊疊陳牋何勤私謝

疊通作妮增韻不倦之意又後也詩疊疊文王易成天下之

疊疊周語疊疊怵惕王莽傳疊疊翼翼韓詩疊疊抱秋明

所願激昂於事業

王章傳不自激

昂揚雄傳激昂萬乘之主庶無孤負於品題

太白與韓荊州書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報

不成章

詩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言不盡意

繫辭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回江監酒

名門諸彦夙忻投分之多

文選二三諸彦杜詩休駕投諸彦注江淹云金閨諸彦滿

岳詩授分寄石
友白首同所歸
計幕一時茲有為僚之幸
左傳同官為僚杜詩為僚

記腐儒
欲修辭而不敏愧執訊之相先恭惟某官材本家

傳美由世濟

並見前

英辭倚馬秀子弟芝蘭之階

世說新語桓宣

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
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材
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宣武桓溫虎袁宏小字東亭
王詢也唐常袞表學愧聚螢才非倚馬翰苑新書云世
見李白集有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之語遂以倚馬為李
白事誤矣謝玄傳安問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欲使其佳
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
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喜色乘龍隱王孫芙蓉之褥
少陵

李監宅詩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
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氣女壻近

乘龍楚國先賢傳孫雋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女之
尚何

事麴蘖之託

尚書若作酒醴兩惟麴蘖韓文送王秀才序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

於世而猶有是言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猶未能平其心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曾二子得聖人而師之汲

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服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

居然營糟粕之餘

說文

糟粕酒滓也孟撻曰粕適作魄莊子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注魄普各反爛食為魄一云糟爛為魄又

作粕許慎云粕已漉麴糟也又普白反謂魂魄魄也左傳物生始化曰魄

郎君可是管庫人

聊復爾耳

禮記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舉之於君以

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正義曰月令注管鑰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

之鑰匙則是管鍵為別物而云管鍵者對以細別散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特詳之者以管有主當之義
恐以虛字解之互見前義並同此東坡詩郎
君可是管庫人乃使驥跡隨蹇步餘見前
碧香竊比

主家釀將有望焉

宋王銍晉卿尚晉國公主其家酒名碧香錢氏私志云親王宰相使相歲

賜公使錢七千貫許造酒主第亦然李文和家酒名金波吾家酒名清淳王晉卿家酒名碧香蔡魯公家酒名君臣慶會泰師垣家酒名表勲皆賜名也山谷送碧香酒戲鄭彥能詩大農部丞送新酒碧香竊比主家釀東坡詩碧香近出帝子家漢書衛青傳季與主家僮衛媼通杜詩主家陰洞細煙霧李嶠詩主家山第接雲開蘇題詩主家山第早春歸
苟無平原督郵之譏世說桓溫何充傳令人欲傾家釀
有主簿善
別酒有輒令先嘗好者謂之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會督郵青州有齊郡言至臍平原有革縣言至臍上

博涼州刺史之任

燉煌張氏傳扶風孟佗字伯郎中常侍張讓專權用事佗以葡萄酒一斗

遺讓即拜涼州刺史東坡詩誰能斗酒博西涼又一斗勝涼州

某自甘飲水

隋書趙軌傳為齊州

別駕有能名考績最優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饌軌受而飲之晉書鄧攸傳為

吳郡守攸載水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敢望啜醢

屈原漁父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

啜其醢

交公瑾如醇醪將從今始

江表傳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周瑜折節容

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為穆生設醴酒幸勿我忘

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生為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

即位常設後忘設馬糝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忘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師古曰醴薄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就不齊之

回新榮州史監酒

季儉

鳳凰千仞昔聞將下而復飛

賈誼傳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奇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

鯉魚尺書

今見肯來之甚惠

爾雅肯可也詩惠然肯來漢書桀黠不肯給太玄經匪其肯也

有勤

委贄敢廢報章伏惟某官胄出典刑家傳忠烈振振公

姓不肯附黃閣之家

詩麟之足振振公姓吁嗟麟兮杜氏通典陳三公之制開黃閣廳事

置鵠尾北齊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黃閣設內屏沈約宋書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臣按禮記云士輶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即異鄭玄注云三公之與天子禮數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宜是漢末也

制挺挺祖風殆欲伏青蒲之節

魏謩傳贊挺挺有祖風烈史丹傳丹直入臥內

頃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旬非皇后不得至此

謂立登於臆仕

杜詩立登要路

津詩瑣瑣姻姬則無臚仕

顧小隱於步兵

阮籍傳籍開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

為步兵校尉

惟是三榮之陋哉詎堪再辱於賢者

李陵傳丈夫不能再

辱蜀志譙周傳再辱之恥何與一辱

改邑不改井竟因井遷

易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

又困窮而適井居其所而遷注井居所不移而能遷其施也

有民此有財不勝財竭

所謂蠅頭之入

草堂詩餘蠅角虛名蠅頭微利

全仰擯鼻之酤

司馬相如傳相

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刻自著擯鼻褌與僮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師古曰

擯鼻即今之衿也形似擯鼻故以名云

郎君可是管庫人聊復爾耳

條見上

先生未出禁酒國幸疾驅之

東坡詩長安小吏天所放日夜歌呼和丞相豈知後

世有阿瞞北海搏前捉私釀先生未出禁酒國詩語孤高常近謗幾回無酒欲酤君卻畏有司書籍帳

某

尚爾強顏真成婪尾

婪盧舍切說文貪也楚辭注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仇池筆記蘇鶚演

義云以酒巡匝為婪尾又云婪貪也謂處於坐末得酒則貪婪之故云宋景文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

盡尊前婪尾杯亦作藍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壥膠牙餬又歲蓋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餬又老過占

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東坡寒食詩藍尾忽驚新
火後逃頭要及浣花前但改婪為藍耳或以藍潁水其
深三大時人取之以為酒容齋隨筆云白樂天詩藍尾
酒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草舍老父
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此君冒寒且
進一杯澄因揖避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藍尾蓋以
藍為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
藍當作咍出侯白酒律謂酒巡通末坐者連飲三杯為
婪尾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咍為貪婪
之意或謂咍為燥如鐵出火貴其出色此尤無謂則唐
人自不能曉葉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杯之句只言
酒之巡數耳非連飲也按胡嶠詩云瓶內數枝婪尾春
時人罔喻桑維翰曰唐末文人謂芍藥為婪尾春猶最
後杯曰婪尾酒芍藥殿春故得是名則婪尾乃最後之
費辭

義何必

回史監酒

文舒

同官為僚輒剡公車之牘見前薦賢報國豈收私室之恩

通鑑狄仁傑嘗薦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
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助國非為私也羊祜傳凡
所進達人皆不知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拜爵公朝
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又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
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 一謙之撝三復以愧謙復卦名恭惟某官美由

世濟材應時須

山谷詩少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

舉瓢而酌天漿

更觀遠業

韓詩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

明經而拾地芥佇決巍科

見前

將猶錐之處囊中

平原君傳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何至羅

而致幕下某每勤婉畫

選詩婉婉幕中畫

良覺賢勞推轂有味

其言式措於衆

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尚書措於衆舍已從人引

鼎不程其力姑見此心

禮記引重鼎不程其力詳見前

回史僉判

文舒○見三十二卷

回新榮州家監酒

民獻

某之葡萄酒之博郡既竭吾才

見回江監酒條

累糟粕以築臺徒

得君重

李詩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邱臺

顧念步兵隱嗣宗之職

見新

榮州史監酒條

何勤天子使家父之來

春秋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天王

使家父求車注家
氏父字天子大夫

恭惟某官業精於勤

韓文業精於勤荒於嬉行

成於思
毀於隨

學優則仕族庖之刀有餘刃爭自致於功名

莊子

族庖月更刀折也
族衆也一云離也

注良弓之子必為箕諒夙精於詩禮

見三十六卷回秦尉謝差校正條

少時嘗讀醉鄉記

昌黎送王秀才序吾少時讀醉鄉記

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有旨於味耶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兄通隋末大儒也武德初

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者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石不亂醉鄉記云醉之鄉去

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其人甚清其寢于其行徐徐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其鄉沒身不

返中國以郎君可是管庫人

詳此卷回江監酒條

惟此三榮之窮

仰於一醉之富旨且多多且旨當辯聖賢

詩魚麗于罍
鱸鯉君子有

酒旨且多魚麗于罍鱸鯉君子有酒多且旨注有酒旨
絕句且多二字為一句言非直有此鱸鯉鯉大魚又君
子有酒矣酒既旨美魚復衆多多且旨言酒多而此魚
又美也魏志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
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曾事邈曰中聖
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達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
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私勝公公勝私在權子母
武帝紀初推酒酤趙廣漢傳度索私屠酤食貨志詩曰
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非相反也詩挾承平之
世酒酤在官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請法古今令官
作酒計其利而十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供工器薪樵
之費又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
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母重也
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
惟尊

不空而客常滿

漢書孔融傳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蓋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

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則人皆醉而我獨醒

見前

引勝地於一

杯

世說新語王衛君云酒正旬引人著勝地杜詩勝地朝相引徐行得旬娛山谷詩但對酒搏即眼開一杯

引人著勝地

趣朝天於三斗

杜詩汝陽三斗始朝天恨不移封向酒泉汝陽王璵睿宗之孫

讓皇帝之子

某歆醺何有

見前

罰耐是憂

耐直又切說文三重醇酒也西京雜記漢

制常以正月作酒八月乃熟以獻宗廟張晏曰耐之言醇也周勃傳坐耐金免官王陵傳至玄孫坐耐金國除

武帝紀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侯者百六人焦氏筆乘云漢諸侯以耐金失侯者

甚衆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耐金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爾來三月寔無鹽不堪寡助東坡詩豈是聞特詳疏之

三月食

破除萬事無過酒切幸疾軀

韓詩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

酒過

回周監酒

孝爰

叨恩試郡正懼曠療

尚書無曠庶官元帝紀衆僚久應師古曰空也古曠字療或作療病

也尚書若時療厥官亦通作鰥見爾雅

聯事為僚幸逢名勝愧陳賤之不

敏辱垂問之相先伏惟某官抱負恢宏

後漢儒林傳莫不抱負墳策雲

會京師此備用

典刑膚碩暫屈糟邱之隱小試清醇

東坡詩昨想玉堂空

冷徹誰分銀盃送清醇又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

諒知酒誥之篇益加醲郁

酒誥

尚書篇名韓文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佇皆騰踏

韓詩飛黃騰踏去

即踐

高華某老矣倦游冒焉遠戍對北海而捉私釀免俗未

能

曹操以年飢兵興表制酒禁孔融書爭之融因得罪東坡詩豈知後世有阿瞞北海樽前捉私釀詳見前

交公瑾如飲醇醪同寅是望

見本卷回江監酒條

其為傾篋罔既

數陳

回榮州呂監酒

逢年

守榮黎之徽方幸終更

方輿勝覽榮黎山在榮州東十五里上有龍池祈禱無不應徽

古弔切境也漢書牂牁為徽又益出徽外鑄錢師古曰徽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徽塞者以障塞為名

徽者取徽遮之義段會宗傳終更亟還

分通義之符淳叨詳試

眉州本蜀郡地漢屬

捷為郡齊分置齊通郡梁立青州西魏改眉州治通義縣唐天寶初改通義郡蕭望之傳所用皆更治民以考

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于三輔

有勤下問益仞高情恭惟某官

學有家傳材高世濟故國非喬木之謂盖有箕裘

見惠前

風祀崇蘭之光有華階序

宋玉招魂光風轉蕙祀崇蘭些謝玄傳謝安曰子弟亦何

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
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會即登於玉筍
北夢瑣言

唐末朝市中有入物者號玉筍班又外郎班清緊不雅
亦號玉筍班新唐書李宗閔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

多知名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又蔣凝美風
標朝士號為玉筍班鄭谷寄張起居詩渾無酒泛金英

菊漫道官居玉筍班山谷詩誰憐舊
日青錢選不立春風玉筍班互見前
式並美於金屏
杜詩

屏開金孔雀何遜詩含
悲下翠帳掩泣閉金屏
某前者為僚茲焉改戍猶蒙獎

借及於芻狗之陳要是飄流念在蓴蘆之熟
並見前

回監叙州茶帛庫張世永

海上八月之仙槎昔幸逢於博望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

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
又見一大夫牽牛飲河問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漢
書張騫傳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封博望侯又漢
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崑崙
山下十年之老石今再遇於穀城
張良傳良始
所見下邳圯

上老人與書者從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
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
淒其一

夢之驚

詩淒其以風山谷
詩驚夢如昨日

愧此尺牋之貺恭惟某官風

標清重

南史柳惔傳柳惔風標才氣恐不能為少主臣
任昉進封衡陽王詔風標秀特器體淹弘曾輩

詩能舉邱山為筆力可磨雲日是風標王介

器宇端溫

晉書魏詠之傳器宇弘邵識局貞隱梁書王僧辯傳
器宇疑深風格詳遠未昇傳器宇弘深神表峯峻
近

世名卿疇若乃翁之清介

法言或問近世名卿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

之潔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

當家與學定存是似之典刑

詩無曰予小子名公

是紆餘入幕之賓協贊摘山之畫

宋制在昔元豐留神武備摘山市駿具著

科條又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

春風萱草承燕喜之慈顏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

背願言思伯使我心悔爾雅諼忘也通作諼爾雅翼云萱諼同音遂命萱以忘憂之草戴氏鼠璞云俗謂母為

萱堂考之詩注背北堂也楚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為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

極道於母有何干預東坡詩我非女兒萱卻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詩魯侯燕喜

令妻秋露蘭芽已蟬聯於宦牒

王衍傳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于此

佇

回趙船場

必享

巨川作揖夙知家學之高

尚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揖

野水橫舟謾

借時才之重

名臣言行錄寇萊公知歸州巴東縣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

為若得用必濟大川互見前

袖長箋而見界搔短髮以懷慚

詩搔首踟躕左

傳髮雖短而心甚長杜詩羞將短髮還吹帽又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恭惟某官籍甚宗

英

陸賈傳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叙傳禮樂是修為漢宗英

蔚然相種

陳涉傳王侯將

桐寧有種乎

若射有志已穿鵬鷃於西風

尚書予告汝於難若射之有志杜詩

鵬鷃在秋天

其釣維何行掣鯨魚於東海

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緤杜詩或看翫

翠蘭苔上未掣
鯨魚碧海

顧屈箕裘之學暫司剡剡之工

剡曰姑
及說文

判也增韻剡也虛其中也又恪侯切剡裏也或作剡剡
音談說文銳利也禮圭剡上削今上銳也繫辭剡木為

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
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當斧斤閒暇之時聊聽數聲

之鶴唳

唳音戾說文鶴鳴也陸機
傳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收文字芳鮮之牘即

看萬斛之龍驤

東坡詩遊通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
芳鮮九國志王審知聞徐寅名辟居幕

寅不樂一旦拂衣去曰大尺之水前波後堰焉
能容萬斛之舟乎叙傳雲起龍驤化為侯王

某巢幕

非材濫巾有覲

前見

登天而攀蜀道昔逢峽水之倒流

李詩

畏途巉巖不可攀蜀道之難難於
上青天杜詩詞源倒流三峽水

航海而遡斗門今覺

村船之逆上

山谷詩想聽鎖窓深夜
雨似看逆水上江船

幸百聞之一見

趙充

國傳百聞
不如一見

及異事而同寮

詩我雖異事
及爾同僚

胡越協心何況

不殊於臭味

孔叢子云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
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王弼周

易略例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吳越
何患異心左傳今譬草木寡人在君君之臭味也又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而
何敢差池詳見前

魁台齊色尚期勉繼於芳馨

天文
魁

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為乖辰蘇林曰能音台

回新添差趙監押

儒緩無庸濫分郡寄

緩舒也增韻遜也新唐書高仙芝
高麗人美姿質善騎射其父猶以

儒緩

戎昭且整將倚宗英

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貽書粲然

左傳

叔向貽子產書董仲舒傳粲然有文以相接

陳誼厚甚文有勤於四六感益

倍於尋常恭惟某官胄出文昭

左傳管蔡邠霍魯衛毛

文之學深武略

隋藝文志黃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

振振麟定夙

高趾角之仁

詩麟之趾振振公族定額也麟有額而不以抵

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麟一角角端有肉

肅肅兔宜合任腹心之寄

詩肅肅兔宜施於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箋兔宜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教則是賢者衆多也腹心言可用

為謀策之臣

以斗州之甚褊辱天族之肯來

詩惠然肯來

桴鼓不

驚

後漢書董宣字少平為懷令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注抱擊鼓杖

也音浮其字從木

藩維自壯

唐書忝備藩維李詩諸王若驚虬肅穆列藩維

其獲叨聯

事將幸分憂察閭里之奸邪願無犬吠

劉寵傳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

古詩月明無犬吠花村

冠宗室之議論庶歎燕談

劉辟疆傳武帝時以宗室子隨

二十石議論冠諸宗室詳見前

回龔監獄

良臣○詳啓意監獄乃武岡人李任武岡別駕以啓相通而復之者也范石湖

驂鸞記云南嶽寺環廟皆市區江浙川廣衆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污穢喧雜盜賊亡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約結于此官置巡檢司馬南嶽四阿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取則帝

所正殿獨一神座監獄與禮直官日上香火後殿乃與后並處廟吏常鋪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

入擅

懷湘屈之清來隱城池之上

湘江在長沙羅縣賈誼弔屈原賦反聞屈原兮自沈

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注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屈原漁

父篇衆人皆濁我獨清王康琚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

聞楚龔之潔實在邦域

之中

漢書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法言楚兩龔之潔

其清

方圖紅箋

壯古送切飛至也甘泉賦登掾樂而壯天門注壯音貢至也

已沐注

記

注通作往反離騷因江潭而注記兮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也

恭惟其官器資庸敏業履端方清淑炳衡嶽之靈

韓文
衡山

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蜀都賦江漢炳靈世載其英

忠信挺巫嶠之秀

武岡銘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又黔山之嶠巫水之嶠未替補亡詩黍發稠華禾挺其秀

學歐陽子

端是百年能幾見之人

陳後山送蘇公知杭州詩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互見前

師昌黎公顧有四舉乃一得之歎

昌黎上宰相書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

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其可懷

謂高登於雲路乃勇退於急

流

錢希白洞微志上即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水雍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

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予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同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判

後蒙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卻相訪至期徑往
迓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
之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
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異其言而不敢詢
問更有他客至逡巡先退次日再獨往見陳且問僧名
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即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通天
人至於知人尤為有神仙之鑒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
遂請道者決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
成但却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
退耳東坡詩勇退當年正急流

淳奉真祠益彰推操寧

與騏驥將與雞鶩甘從考澗之槃

屈原卜居寧與騏驥抗軋乎將隨鴛馬之

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詩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正義曰言碩人
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小不虺蜮大不鯨鯢可見在山
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

之潤

武同銘我老洵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蜥大不為鯨鯢大戴禮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

紅藥猶堪於傍砌

謝玄暉直中書省詩紅藥當堦翻蒼苔依砌上

青蒲會報於

裏輪

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裏輪取其安也韓詩青青水中蒲其

拙不瘡人

瘡通作愈勝也廣韻賢也增韻過也晉語東方之士孰為瘡注猶賢也

狷弗諧

世

狷規據切說文褊急也又古玄切急也

誨諸生於館下以冗見治

治平聲

試別駕於中書何卑敢憚

俱見前

正擬編蒲之暇

路溫舒傳父使

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任昉表集螢映雪編蒲緝抑

款求拔薤之規居

是邦事其大夫願依賢者舉進士吾為同業能勿誨乎

俱見前

回史監廟龜

十年出幕濫分和義之麾

杜詩十年出幕府榮州唐為和義郡詳見前

千室

鳴絃將竊依仁之益

杜詩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

未遑注記先沐蜚

牋恭惟某官行無瑕疵學有源委儒林發藻不難地芥

之收

並見前

簿枳擇棲行踐天衢之直

易何天之衢文選濯鱗清流飛翼天

衡

某立朝無補乘障非材火兩燄之生巾真成妖夢

諸集

拾遺李歐為國子直講求郡晨登講席諸生見歐巾上兩焰火起是日得榮州左傳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惟

晉之妖夢是踐妖夢謂
昔年夢見申生之事

水一盂而窺戶更望忠規請誨

非遙占謝惟略

並見前

四六標準卷三十七